



云里的亲戚

□李晓



凡尘晓遇

专栏

我的表叔在城里已经83岁了,但现在他家与我们家已很少走动来往了。

有次在马路碰见表叔穿着笨重棉裤缓缓地走动,我们发现了彼此,起初讪讪地挤出笑容。表叔觉得心里过意不去,他突然转身问我:“你妈呢,你妈还好吧?”我回答:“还好,还好。”他又问:“你爸呢,你爸还好?”我回答:“爸走两年多了。”表叔顿时就蒙了,他惊问:“你们为啥不通知我呀,你爸多好的一个人,我起码应该去送他最后一程。”表叔一副快哭了的样子。

表叔一把抓住我的手说:“告诉我你爸的墓地,我上墓地去看看他。”三天后,我带着表叔去了城郊的墓地。墓碑上有我爸的遗像,他依然笑意盈盈地望着表叔,好像在说,兄弟,你这才来啊。天空堆积的白云垂下来,风吹动墓地树叶哗啦啦响。表叔趴在墓碑前,肩膀抖动,抽泣起来。表叔对着我爸的遗像感叹,兄弟啊,我们这一辈人走了,亲戚关系也就淡了,走动更少了。

我爸去世时,在出席简朴丧宴的名单上,起初我写上了表叔的名字。我妈看了看后说,你那表叔,就不通知了吧。

我妈决定不通知表叔,自有她的道理。我爸健在时,表叔的一个孙子在城里买房结婚成家,找我爸借了8万元。借钱时,表叔说,一年后就还。一年后,表叔还了3次,还有2万元没还。我爸从来催催过,但我妈唠叨了几次,嚷嚷说表叔就是想那2万元赖掉算了。我妈的疑心,被我爸厉声喝住:“人家肯定是有难处,不要逼人家嘛,再说,我家缺钱吗?”我妈再也没唠叨那2万元钱了。自那以后,一直到我爸去世,表叔一家人,再也没踏过我家门槛。

我妈当年不愿意进城,舍不得老家山水、房屋、庄稼,还舍不得那些大山褶皱里住着的老亲戚,他们与我家盘根错节、藤藤蔓蔓缠绕的关系,有的是血缘相近相亲,有的是拐弯抹角的牵连。这些乡里亲戚,伴

随我家度过着乡里人情浓醇的岁月。平时亲亲热热走动,一旦有事,会翻山越岭赶来帮忙。比如送别一个亲人,一套山里流程走完往往要好几天时间。一个孩子满月要吃满月宴,一家人的房屋竣工落成,也要办一次宴席。但那时候的人情往来很简单,一篮子自家做的豆腐,几斤村里

面坊做的麦面面条、一包红薯粉。亲戚之间在乎的是这种人情礼仪的热乎乎往来,很少有而今感到沉重不堪的人情费。

我妈进城后,这些乡下亲戚依旧与我来来往往着。我家一年四季吃的瓜果蔬菜,大多是这些老家亲戚送来的。但我爸我妈也不亏待他们,比如亲戚家送来一篮子土鸡蛋,我爸我妈偷偷在篮子里塞上远远高于鸡蛋价格的钱,往往等亲戚们走到半路或回到乡里才发现,于是他们感叹,这亲戚真是越走越亲啊。

有年夏天的一天,一个乡下亲戚担来满满一筐茄子、西红柿、南瓜,爸妈那天上午没在家,我们中午在楼下发现那亲戚侧卧身子睡在一根扁担上,已呼噜声四起了。等我爸叫醒他,那亲戚说,这些菜都拿去吃啊。我爸把200元钱硬塞给那亲戚,那亲戚起初客气说,哎呀,我是送给你们吃的,要啥钱啊。我爸说,种地要种子、肥料,这些菜也不是白长出来的。等亲戚走以后,我疑心说,说不定是在城里没卖掉,上我家来占便宜了。我爸很是生气,再次厉声喝道:“我们是亲戚,哪有你这样庸俗的想法!”

平时老家乡里亲戚们有啥事需要走动,爸妈是绝对少不了的人。爸的一个本子上还清清楚楚记录着某个表姑、某个表妹、某个远房姨妈的生日,一旦遇到这些日子,我爸就打电话问,今年还聚吗?有的亲戚客套几句,还是麻烦你们了啊。我爸总是打断那人的话头:“我们是亲戚,要走动,必须的。”能亲自去的就亲自去,不能前去的,就托人随上一份礼。有次我陪爸去给他的一个远房姑姑祝寿,82岁的爸给75岁的姑姑行跪礼祝寿了。

去那些乡下亲戚家走动,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都能够唤起我的记忆,激活涌动着我在城里麻木的细胞。有时我想,什么是老家,什么是故乡?就是生养我们生命的血地,就是最初投影到我们孩童纯真眸子里的山水,所以故乡才会蔓延到我们血脉里来,让我们牵肠挂肚,心心念念。

这些年,老家的亲戚们一家一家搬到了城里居住。一种奇怪的现象产生了,他们来城里居住以后,亲戚关系莫名其妙地寡淡了。时空距离产生了亲戚的想念?还是离开那方山水的滋养以后,这些亲戚成了枯萎的植物?

后来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。这些来到了城里的亲戚,往往互相之间近距离攀比,一旦有了收入、贫富、利益输送之间的差距,一些心理上幽微的情绪就产生了。难道也如同丛林间的动物,少于亲近,还时常伴有争斗?还有我们的父辈渐行渐远后,延续到下一代人之间的亲戚关系,已如一条河流的流逝,流到了它濒临枯竭的河段。

那些从前慢的日子,那些烟火暖、人情浓的亲戚亲热往来的时光,真让人无比怀念啊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沥米饭

□黄丽

现如今,煮米饭可能是厨房里最简单的家务。将米清洗后倒进电饭煲,按照电饭煲内胆里的标尺加入适量清水,盖上盖子按上煮饭键,时间一到,一锅米饭自然就做好了。

时间倒回去三十几年,做饭可是个技术活。那个时候,川渝地区最常见的是蒸沥米饭。每次做饭前,母亲会靠在窗户边,抱着一个碗,对着窗外的阳光仔仔细细挑拣碗中小米粒里的小碎石和杂物。待挑拣完毕后,碗里注入清水,把米粒一阵揉搓,不一会儿,清水变成乳白色,水面上浮起一层浅灰色的杂质。如此反复三四次后,水面不再浮起杂质,母亲才将碗里的米倒入沸腾着热水的铁锅里,并用锅铲搅拌。

铁锅里的水要足够多,米需要不停地搅拌,防止与铁锅粘连。约莫五分钟后,用勺子舀一点米粒,手指捻两粒米边捏边挤压,如果米粒能够完全捏软,说明米煮好了。如果捏的过程发现米粒中间还有生硬部分,说明还需煮一会。如果米粒一捏便化了,说明煮的时间太长了。做沥米饭的第一步煮米很关键。有些沥米饭蒸出来是夹生饭,便是煮米的时间短了,米没有煮过芯。有些沥米饭蒸出来,颗颗不成型,黏在一起,便是煮米的时间长了。

米煮好后,先关铁锅的火。在盆子上放一个铺有纱布的笊箕,将铁锅里的米全部舀入笊箕中,再将笊箕中的米沥干水分。煮米的水俗称:米汤,不必倒掉。米汤煮儿菜、冬苕菜是非常熨帖的,它会让儿菜和冬寒菜变得更加软糯,口感丰富。

笊箕中的米就着纱布一并放入蒸格中。在灶上另外架一口铁锅,待铁锅里的水烧开后,将蒸格放在铁锅上,中火蒸十五分钟,一锅沥米饭就蒸好了。刚蒸好的沥米饭颗颗饱满,颜色雪白,放入嘴里慢慢咀嚼,会释放出一股甘甜的味道。倒入一点黄豆酱油,把沥米饭趁热搅拌,就成了一碗美味的酱油拌饭。

除了沥米饭,另一种蒸米饭的做法和粤式的煲仔饭相似。母亲用一个陶土锅,倒入洗净的米、四季豆、土豆、腊肉颗粒,放入适量的清水,盖上盖子。三十分钟后,一锅混着菜和肉香的米饭就被端上了桌子。我小时候常吃这种米饭,既可口又节约蔬菜和肉,那个时候买肉还需要肉票。

我七岁时,看母亲做饭的次数多了后,也想做一次米饭给家人吃,想以此证明自己能干了。趁母亲还未下班的一个傍晚,我学着母亲的模样,将米清洗干净后,倒入铁锅中。邻居同学来家里喊我跳绳。我心想就在屋外跳跳,也不耽误煮饭,便和同学到屋门口的空地跳绳玩耍。后来又来了几个同学,我们玩得亦乐乎,我把锅里还煮着米的事儿早忘得一干二净。

母亲下班回到家,看着我和同学在跳绳,问:“作业都做完了吗?”我得意地说:“不仅做完了,还煮了饭。”饭字刚说出口,我就“哎呀”一声,直往屋里跑。进了厨房,我看到一锅水早被煮干了,米饭生生地黏在锅上,糊成一堆儿。我沮丧极了,低下头等待着母亲劈头盖脸的责备。然而母亲不仅没有责备我,反而一边夸我懂事,一边叮嘱我注意用火安全。母亲的话平复了我忐忑不安的心。从这以后,我抢着做家务活儿,成了母亲的好帮手。

现在沥米饭的传统做法很少出现在平常人家里,大多是用电饭煲煮饭,为了更加健康,还会在大米里加一些糙米、藜麦。想吃沥米饭的时候,我就去街边的餐馆,点上一碗胆水豆花、一碗盐菜烧白,那香喷喷的沥米饭简直成了神来之笔,一碗不够再添一碗。这吸取天地之精华的大米做成的沥米饭,抚慰着五脏六腑,让我感受到最美的味道——人间烟火味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渝中区作协会员)



蚂蚁

□胡中华

烈日下,沟壑间
蚂蚁的爬行让道路发烫
土墙村的地图上
一对蝴蝶舞动的翅膀
一条黑色的路线
唤醒三瓣残花,铺在
在来往。千滴汗水
蚂蚁
闪金光。蚂蚁的小身体
充满火焰的路上
看不见血液流动的方向
他们的跋涉没有尽头
他们的喘息惊动枯草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蚯蚓蚯蚓,你在哪里

□李佑伦

我在菜园的地角挖,不见蚯蚓,我把在菜园中间的菜拔了,再挖,不见蚯蚓。

我在玉米地角挖,不见蚯蚓,我就在玉米根系旁边开锄,仍然不见蚯蚓。

嘿,傻眼了,小时候随处可见的蚯蚓去了哪里?曾记得大雨前或者是雨后,路上、院角甚至街檐上到处都是蚯蚓,曾记得多少回见两只鸡在院里同时啄到一条蚯蚓,拔河一样一鸡衔着一头。

一拍脑袋,我又想到一处盛产蚯蚓的地方,那就是瓜窝下。记得秋后摘了瓜挖地,一锄掀开它的根,像是捣了蚯蚓的老巢,多时候七八根又粗又黑的蚯蚓同时见光。

家里不种庄稼了,但还种着瓜,那就去瓜窝下挖吧。

满怀期待地来到瓜窝旁,瓜还没摘,我在根旁挖了一锄,等了半天,不见蚯蚓,弯腰凑近寻,仍然不见。将土填了回去,再挖,没有;又挖,有了,是那种红色的、细细的小蚯蚓。

我想钓的是鲶鱼,无刺的鲶鱼,那种粗黑的蚯蚓又腥又臭,黑蚯蚓对于鲶鱼,就像茅台对于善饮之人,瓜子对于爱抽之人。去吴老汉的梨园试试。我扛着锄头,来了吴老汉的梨园。东一锄头西一锄头,挖了好些处,少,还不是我想要的。

有人来了,嘿,就是吴老汉。他朝我的锄头瞪了一眼:“你在挖啥子?”看不出生气,也说不上欢迎。

本来不想理睬,但在人家的地里动锄……我不冷不热地回答:“想挖那种又黑又粗的蚯蚓,钓鲶鱼。”

吴老汉转动了下他的脖子,似乎把他这三千五百亩梨园都打量了一眼:“怕是挖不到啊。”

在我的印象里,越有钱的人对非亲非故的人越抠,我问他原因。他说:“我这片梨园的土壤都是中性土壤,山那

边的还是弱碱性,蚯蚓喜欢在酸性土壤里生存啊。”

我一怔,一个成天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,哪能真正懂什么酸性碱性哟。怕是那些种植专家来他家指导时,从人家口头上捡两句来显摆自己吧。既然人家不乐意你在他的园里动锄,咱也得知趣,是不?

我扛着锄头准备离开,但这么灰溜溜离开,岂不太没面子。于是,临走时我想将他一军,你这里没有黑蚯蚓,那你说哪里有?

这老汉还真有趣,真当我的题是老师给学生出的,必须回答。只见他偏着头,想了下,手朝山湾里一指:“你去王强家的瓜窝子挖挖,肯定有。”

嘿,那么自信,他家的瓜窝子跟我的瓜窝子就不一样了?我家的瓜窝子半个小时前才挖过呢,“何以见得?”

吴老汉难得一见地笑了:“他家养有牛啊,施牛粪的土壤呈弱酸性。牛粪属于冷肥,蚯蚓属寒性。你想想,现在有哪家人还养着牛?我这园里的农肥都是人家猪场里拉来的猪粪,猪们都吃饲料和粮食了,牛肥里氮0.30%~0.45%,猪肥里氮高达0.5%,都属热肥了,含氮量这么高,蚯蚓也难存活啊。”我眨巴着眼,像听天书,但我无从反驳,悻悻地离开。

回家,脑子里依然是细腻滑嫩的鲶鱼肉,醇香乳白的鲶鱼汤,可是没有捕捞鲶鱼的诱饵,自己没有车,去城里买一来一去几个小时,难不成还要杀一只鸡鸭取其内脏?

想来想去,还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当真去王强家里了。给他妈打了个招呼,就去了他家瓜地里,一锄下去,哇哇,哇哇,蚯蚓出来了,又黑又粗,扭动着,逃窜着。我没有立即去逮它们,我抬起头,朝着梨园的方向,想象吴老汉的面容。

(作者系四川科普作协会员)

